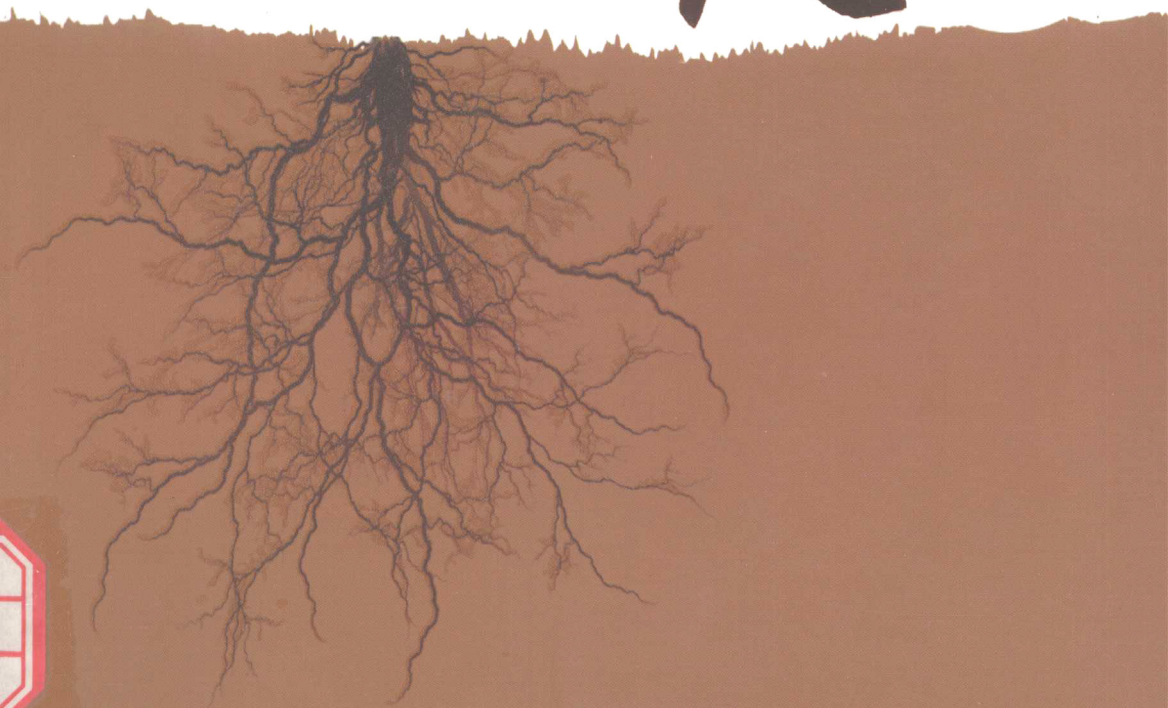


原创长篇小说

萝卜出泥

孟扬◎著

■ LUO BO CHU NI



7247

12468

原创长篇小说

孟扬◎著

梦生泥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萝卜出泥/孟扬 著.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9. 5 (2010. 10 重印)

(天骄文丛: 4)

ISBN 978 - 7 - 80675 - 710 - 9

I. 萝… II. 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8464 号

天骄文丛 (1 - 10)

萝卜出泥

孟扬 著

发 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社 址: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网 址: WWW.SHUSHANG.COM 邮 编: 021008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75 - 710 - 9
定 价: 3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太阳在城市上空整整肆虐了一天，它蒸发掉园林里的每一颗露珠，晒干人们脸上每一滴汗水，连平日里最能喷云吐雾的烟囱都窒息下来，象一段段被割断的喉管，由于失去呼吸的支持而显得僵硬僵直乃至僵化。

座落在市中心的兴贸大厦建筑工地，却没有因天气炎热而停止喧闹，从启明星出现的那一刻，吊车的马达声，搅拌机的滚动声，工人的呼喊声就伴随着城市的节奏一直歌唱到日落西山，华灯初上。

罗北赤身裸体地站在黑暗之中，用和混凝土的橡胶水管向并不魁梧的身躯上洒水。水是从地下50米深处的岩缝中抽上来的，未经过任何升温程序，便直接冲刷到罗北身上，罗北感觉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很快，罗北的耳朵里传来牙齿碰撞的声音。

“喂，罗北，你有完没完？告诉你，菜可快吃没啦！”一个人影出现在工棚门口，操着东北口音向罗北洗澡的地方叫嚷。

罗北没有吭声，此时他的思想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这种力量从他的心底升起沿着血液的流程遍布全身，使他感到焦躁，嗓子发干。纵然在冷水的刺激下，仍没有让他的情绪得到稳定，他的灵魂仍被那股力量牵扯着四处游走，穿越每一个他所熟悉的人，和这个工地的每一个空隙。

“去找老板借吗？肯定不行，自己到工地上来才两个月，人家咋会信任你？那去找二喜？刚来时就已经向他借500元了，至今还没还上，找小河北咱跟人家更没来往，不然就把工地上的钢筋偷出几根？不行，不行，监理人员看得紧不说，那岂是咱的为人？咱可是根本人家的孩子啊，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罗北激烈地甩动脑袋，将思想连同他的长发一起甩得乱七八糟，毫无头绪。

“罗北，你听到没有？菜快吃没啦！”那个人端着饭碗向罗北这边走来。工棚门口的灯光映出他矮小粗壮的身材，和左右摇摆的脚步。

罗北甩开水管，任由它将满腔的怒水汨汨地喷洒在地面上，汇聚成小溪，在黑夜里涓涓流淌出拨动人心弦的韵律。罗北抓起旁边的裤衩，胡乱的套上后，才拿起毛巾来擦拭头和上身。



来人越走越近，以致能听到他嘴里咬切萝卜条的咔嚓声。

“罗北，咋的？家里大娘病又重了？”来人是二喜。二喜比罗北大一岁，与罗北同样来自于大兴安岭脚下一个叫做独眼冲的村落，同样吃那里的棒子面和卜留客咸菜疙瘩长犬。同样在一个几欲干涸的河沟里摸泥鳅，也同样在一所快要倒塌的学校里完成他们一生最高的学业……，诸多的一样一样，但只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父精母血，而使二喜永远没有罗北那样高大洒脱，精干中透着几分桀骜不驯地野性。

罗北说话了。罗北说：“二喜，我真他妈的不想再干下去了，我出来俩月，才挣一千六百块钱，还不够我妈做一次化疗，我要再这么干下去，我妈非死掉不可！”

二喜用拿筷子的手拍拍罗北光溜溜的脊背，以无限悲悯、万般无奈的口吻说：“小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得面对现实，咱不是大老板，又没有学历，除了能给人搬砖运瓦、和泥填灰，咱还能干得了什么？再说大娘得的是癌症，别说是咱老百姓，就是大官大将不也完蛋吗？听哥的话，好好干吧！在这儿累是累点儿，总比在家翻土坷垃强！”

“妈，我的妈妈！”罗北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呜咽起来。

二喜抬头望望满天星斗，他清醒地告诉自己，脚下的地球正在转动，明天他们还得重复今天的工作，所以他坚强的又将一口饭塞到嘴里咀嚼，并更加坚强地咽下。

就在这个相对平常而又不平常的夜晚，或许也就是在罗北为母亲的疾病痛心疾首的那一刻，一伙蒙面歹徒手持枪械冲入市人民银行，以极其敏捷加残忍的手段，击毙了八名荷枪实弹的值班人员，神秘的从金库掳走三亿两千万元人民币，然后从空气中消声匿迹。

当人们知道这件事，已是次日的黎明，一位借口揽活却在外泡妞的“的哥”疲惫的驾车归巢时，意外地发现银行的大门是开着的。本来这件事很平常，因为银行的门开与不开，那是银行的事，局外人不会在意，更不会去寻求个究竟，可这位貌不惊人的哥们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性，亦或是暴力小说看多了，产生的翩翩联想，他从那洞开而黑暗的大门里感觉到自己大脑皮层正在兴奋，直到他难以自制的



向110报警台报了警。

警察先生们当然是这个故事的主题，甚至我敢肯定地说，只要地球村落里居住着一种善于用其他生物毛皮来伪装自己的动物，那么警察就要永远的主题下去，因为这个处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群体需要这样的一种机器来维护、修正、平衡，弹压。否则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将得不到安宁。

在此我不想描述案发现场是怎样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也不想动用笔墨来描写案子的侦破过程是怎样的曲折离奇、惊心动魄。十一个小时过去，同样是在罗北收工吃饭的那一时刻，这座城市的公安局长——金刚坐在市电视台的直播大厅里，神色庄严的向全市宣布，震惊全国的6·15持枪抢劫银行案已经告破。作案团伙十一人中，有三人落网，七人被击毙，唯有此案的头目马小军在逃。有知其下落者，向公案机关举报奖励人民币20万元。接着屏幕上出现了马小军的头像及个人资料。马小军、男、23岁、本市人、案发前无正当职业——

新闻播放前夕，罗北与二喜同其他农民工兄弟一样，端着一二大碗米饭，守着一盆土豆加白菜汤将嘴塞得暴满，巴叽得贼香，直到新闻播放时，罗北的眼睛开始发直，嘴巴开始僵硬，整个面部表情开始出现了难以言喻的状态，是震惊？是兴奋？……？

“格老子，抢三个多亿，几辈子也花不完嘞！龟儿子的，要有这机会，老子也干他一票！”一个四川藉的民工兴奋地叫嚷。

“狗日的，你也不怕警察逮住你，一枪崩碎你的脑壳壳？”一个陕西民工向他发出警告。

“灰圪炮，人活着为了啥嘞？还不是为了几张纸板板？那么多钱，甬说花，让俺抱在怀里，躺上去睡他一觉，死了也值！”说这话的是个山西民工。他的两只眼睛紧盯着那台二十四寸的旧彩电，放出幽蓝的光芒，象黑夜中的大型捕猎动物在戈壁滩上发现了一只巨蜥。

“都别在这吹牛啦！有那个胆子还用出来打工？你家那没有银行信用社呀？咱个平头百姓，本分地挣点钱，要是憋着啦，出去打个小租乐呵乐呵，就完啦，别整那惊天动地掉脑袋的事儿，爹妈养活咱这么大容易吗？有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它对我们每个人来



说，只有一次……”二喜嘴里含着饭，瞪着双圆眼，挥舞着手臂向众人叫喊，并不时地用眼睛余光扫视一下身边的罗北。或者，二喜这些话根本就是说给罗北听的。他最了解罗北的性格和他目前的境遇，他担心罗北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安分因素被诱发、被点燃，作出令人震惊的举动。不管怎么说，罗北是他的兄弟，而且是由他带出来的。

人们哄笑起来，继续巴叽嘴里的饭菜，并继续就这个特大新闻发表他们心中各自的看法。整个过程，只有罗北一声没吭，默默地将嘴中的饭吃完，拿着碗筷到外面的水管子那里冲刷。

看罗北蔫然不语，二喜更生忧虑，在二喜的印象中，这世界上所有的凶险前兆都来自于沉默，就象久旱之后的暴雨，来临前天气总是闷闷的，闷得快让人窒息了，或者是一阵狂风，或者是一声惊雷，雨幕便会从天际扯下来，让人猝不及防，就形如落汤。

“一切还是防患于未然的好！”二喜端着碗中残余的一口饭撵出来，门边的一把铁镐绊得他一个趔趄，险些栽倒在罗北脚下。

“小北，车到山前必有路，天老爷饿不死瞎家雀子。咱挣多少钱是小事儿，家里人可都盼着咱平安回去呐！”二喜搜肠刮肚，觉得再也整不出啥新鲜的词了，才住了嘴。

罗北感激地望了二喜一眼，用湿淋淋的拳头砸在二喜并不宽阔的胸膛上，然后向工棚里走，走了半截，他停下脚步，回身对二喜说：“二喜哥，你放心，我不会甘心没落，但也不会做违法的事！”

有了罗北这句话，二喜就觉得特别宽心，他知道他所出生的地方的人性，虽然那地方很小、很闭塞，但任何一个男人从嘴里吐出来的话，掉在地上都能砸出个坑。尤其是罗北，记得小时候，他俩在一起比鸡鸡，比二喜高一寸的罗北说，我的要没你的大，就把俺家老黄送给你，二喜说你说的不算，罗北说谁说话不算数就是王八犊子、鳖羔子，俩人还在地上划了个圈儿，朝里面吐口唾沫，再狠狠地踏上一脚。然后俩人就褪下裤子，露出两个黄瓜妞儿似的小鸡鸡来，在阳光下比，结果比来比去，也没分出谁大谁小，便都嚷自己的大，就在俩人争辩得面红耳赤时，风子来了。风子是个女孩儿，年龄比二喜和罗北都小，二喜便让风子给当裁判，风子蹲在地上，用手托着尖下巴，



眯着小丹凤眼端祥了好一会儿，才说二喜的要比罗北的大那么一点点。一点点是多少？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上学，脑子里也没有厘米、毫米、微米的概念，但就是一点点，罗北就输了，罗北带着二喜回家去牵老黄，恰巧被罗北的爹遇到，罗北的爹那时很年轻，脾气也火爆，听说这个赌局的始末，二话没说，照着罗北的屁股上就是一脚，骂道：“小王八羔子，你这一根儿小破鸡鸡就拿老子一条牛来赌，胆子忒大了！老子摸几把牌还掂量掂量呢！”又骂二喜：“给我滚家去，有能耐让你爹来跟我比！”二喜当时没服，回家找他爹，结果毫无例外的又挨自己爹一顿臭训：“小王八犊子，个子矮心眼也矮？他爹一米八，你爹一米六，驴的家伙再大，能跟人家马比吗？以后给我长点记性，要心存畏惧，知道什么叫心存畏惧吗？就是什么事儿都加小心！”二喜的爹比罗北的爹要有文化，他年轻时跟冲里的算卦先生学过批爻八卦，不过因为家里人反对，他最终没有学到隔空打牛的境界，结果还是跟罗北的爹一样，成为一名职业农民。

二喜觉得自己能睡个好觉了，好觉的开始才会有好梦的开始。自打大上个月，他将罗北从独眼冲里带出来，他就没有把心放稳，把脑袋放平，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几乎每天夜里，他都是将身子仄着，与铺面形成一个直角，倾听着罗北的叹息，或者是翻来覆去的将身下的床板压得嘎嘎直叫。他知道罗北在想什么，也知道他在愁什么？但他也是爱莫能助，他所能助的只有他爹教他的四个字：心存畏惧。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谁不心存畏惧，胆大妄为，谁就有被枪子弹吃透的危险。所以他担心罗北，怕他抵抗不住压力做出啥事来。现在好了，罗北对他说出的话足可以印证一个问题，那就是罗北的心里也有畏惧，有畏惧就有恐怖，不会颠倒梦想，于是二喜和往常一样地夹杂在民工们中间和往常不一样地安然入梦。

工地毕竟是工地，它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工作的地方，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就是作工的地方，作工和工作是永远不可等同的概念。工作意味着轻松愉快，且有着某种优越感，比如说工作的人可以指挥作工的人，让你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而作工的人只能服从服从再服从，否则工作的人就可以将作工的人开除工职，可以



说，这里最能诠释孟子的那句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浓缩版本。

二喜是在小河北起床的翻动声中醒的。在人们眼中小河北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早晨，不管风雨，他都要比别人早起几分钟，双手举着十字架跪在地上祷告。他的祷告声通常是这个工棚的起床信号。只要他一跪，一念主祷文，即使是声音轻到只有蝙蝠的声纳系统才可以收到。人们也会鬼差神使般地醒来，各自到铺头抓起衣裤，开始一天的生活。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自己的声音里，小河北微闭着眼睛，翻动起两扇又黑又厚的嘴唇。在小河北的声音里，二喜瞪起了自己略微泛黄的眼珠，本来他已是醒的，但他没舍得将眼皮睁开，躺在那里想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当年他和罗北比鸡鸡时当裁判的风子。风子今年二十岁了，脸儿略弯，下巴尖尖，再配上那一双世上独一无二的丹凤眼，简直就是农村版的巩俐。要是放在早些年，二喜可能会通过家族的渠道将风子搞到自己的被窝里，用现实的力量压倒一切，遗憾的是自打二喜落在这个世上，他的家族即已进入了没落状态，而中国的婚姻方式更以惊人的速度在迅速地变幻。风子也同他和罗北同许许多多的农村青年一样，涌进城市，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梦。据说她已以自己的资源优势征服了一个小老板，过上了出则以车入则以辇的生活。

人是别人的了，但二喜的心里却绝对的不能将她抹煞，尽管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每天都有大批量，形象各异的美女万头攒动，二喜也可以趁工休日到街上去过把眼瘾，甚至可以拿出50元或100元到小旅店，从很小的范围内捡个女人来解放一下受委屈的躯体，不过风子却象一把刻刀雕在他的眼里一样，以致让他一打开心窗就能看到风子的影子。

“请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小河北继续翻动嘴皮将“罪”念得极响，二喜猛的从被窝里直起身，习惯性的向罗北那边一瞅，他的头顿时大了，罗北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象一方盛



在盘中的豆腐一样，棱角分明，静静地立在印着蓝花的床单上。

二喜一向对小河北也是心存畏惧的，尤其是在小河北祷告的时候，他隐约感觉到小河北的身后，有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人站在飘渺的空中，向下俯瞰一切。其实也不仅仅二喜一个人这样，整个工棚，除了罗北，其余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想法或是想象力，所以在这个工棚小河北是最老实最谦恭的，也是最神秘的，包括带工的头都私下里对人说，别惹小河北，他身上有股神秘的力量存在。但是今早的情况例外，罗北没了，从他的行李造型来看，一是他很早就起来了，二是昨晚他根本没有动过被子。急促使二喜胆子在胸膛内扩张，只是没有扩张到极限，他将穿着绿色军用裤衩的屁股挪到铺边上，坐到小河北身后，用急切但不乏胆怯的声音问：“小河北，小河北，你看到罗北了吗？”小河北没有回答他，但小河北摇了摇头，这对二喜来说，已是天大的恩赐了，他知道小河北是在与神明沟通，想想即便是两个人聊天都不愿被别人打扰，何况是神？二喜一转身从铺上蹦下来，赤着一双小脚跑到外面，扯开嗓子猛喊：“罗北，罗北”。没有回音，二喜一个屁蹲坐到了地上。他眼前的一个吊车正吊着一捆钢筋徐徐升起，这个往常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却让二喜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

同二喜一样将心悬在空中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本来与二喜、罗北这类农民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象是猎户星与启明星，一个沉寂在无边的黑夜，另一个则闪耀在黎明的天空。似乎永远不能见面，更不要企望发生什么奇迹，让一个神话将他们网罗在一起。

这个人的身份高高在上，在这个城市里，任何一个警察见到他，都得敬畏三分四分，以至五六七八九十分。他就是这个城市的公安局长，人称儒剑的金刚。金刚今年四十多岁，一张只有女人才可能长出的粉白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眼镜后面缀着一双永远笑咪咪的细眼，再有额头上垂下的几丝柔软的头发的，你很难将他的形象与他的职业联系在一起。

金刚此时坐在他的大办公室里，宽大的落地窗将刚刚升起的阳光一揽无余地拥抱进来，献给这间屋子的每个角落，每件物品，让得到温暖的桌椅、茶杯都青春起来，散发出靓丽的光泽。然而阳光布下



的德泽，能使万物生辉，却不能让金刚的心怀释然，前天夜里发生的抢劫大案，虽已顺利告破，但案子主犯马小军尚携带两个亿赃款及武器在逃。目前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竟然没有网得马小军的一点消息。两个亿人民币，一个需要用货车运输的数字，竟在电子眼密布的城市中消失，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焦急的情绪。

金刚是经过风浪的警察，在他二十一的警察生涯中，他侦破过数以千计的案件，这些案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如果金刚不想从事目前的职业，或者他想发财的话，凭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本惊世骇俗的侦破小说，去冲击泛黄的中国的文坛。然而金刚觉得那是以后的事，或者是退休，再或者是当什么调研员的时候。总之不是现在，现在最当务之急的是把这个胆大包天的马小军从茫茫人海中打捞出来，押上人民的审判台，这是他最低调的愿望，也可以说是欲望。就象一匹饥饿的狼，看见身边闪过一只羊那样，它不仅要满足肚子的需要，更想享受捕捉过程中牙齿与利爪切入羊体的快感。

撒出去的人马仍是没有任何消息，通宵未眠的金刚望着天边渐升渐起的太阳，他预感到随着夜色的消亡，马小军这条大鱼恐怕已游入大海了，因为从案发到现在三十几个小时过去，其他人全部落网，唯独漏掉一个马小军，这说明这小子做案前已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布置，要想抓住他，得需要时间，想到这里他把疲乏的身体从椅子上挪起来，象许多人遇到棘手的问题一样，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踱几步，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喂！”金刚兴奋地抓起电话。

“局长，有个农民工要见你，我们怎么劝他也不听，非要见你不可，”是局接待室的吴琼，一个声音甜美的女孩儿，金刚的热度立时被消灭下去，随之而上的是几欲燃烧的怒火。

“农民工，他为什么要见我？”金刚紧眉头问。

吴琼听出局长的声音带了几分不悦，嗫嚅着说：“他说，他说要追捕马小军，挣赏钱！”

金刚刚想说这人是不是有精神病，想钱想疯了，满世界只有警察在追捕逃犯，哪有农民工要抓逃犯的？再者说了，劫匪抢劫的是人



民银行，又不是他们家，他何须何苦又何必呢？可金刚又打住了，他的思维此时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就象飞驰的车被一脚刹住，平地来了个回旋一样，他将视野放大、放大、再放大，怒火竟然平息下去，代之的是几分欣喜，多少年了，恐怕连金刚的上任局长也没有经历过，由普通百姓主动请缨协助公安机关追捕逃犯的，其实这所谓的逃犯就来自于人民之中，又隐藏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内，俗话说，舌头再硬也钻不透腮，网再大也兜不住海，单以公安机关的有限警力是无法打尽撞网之鱼，又复漏网的。正如金刚所崇拜的那位伟人所说，一切要依靠群众，群众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不管这个农民工他出自于什么样的目的，起码他的目标是要协助公安机关追逃，他对这个时代来说，就具有了一定意义，他一人如此，倘若有千人万人、十万人、百万人呢？那时甭说一个马小军，就是一百个马小军也得无处藏身，被乖乖地拖上岸来。

想到这里，金刚的细眼又眯了起来，他伸出食指，往上捅捅垂在鼻梁骨上的镜子，说：“小吴，你把他带上来吧！”

金刚说完，撂了电话，到镜子前照照自己，觉得自己穿普通的半袖衫接待一位对公安机关饱含热情与支持的农民工来说，不太合适，就换上了半袖警服，并将衣服的下摆掖到腰带里，再站到镜子前，一位身着白半袖衫肩戴三级警监警衔的儒警就出现在镜子里了。金刚又回到座位上坐下，拿起电话拨周副局长。

金刚：“周局啊，我是金刚，你们组怎么样了？”

周副局长在电话里回答：“金局，我们组正和省厅专家审查电子监控录像，昨夜通宵未眠，现在我正陪着专家们用早餐！”

金刚：“吃完饭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估计马小军早已逃出本市了，我们得重新调整一下追捕方案。”几分钟后，吴琼带着一个男青年进来，金刚抬头一看，这个男青年似曾相识，又不相识，他的个子很高，估计有一米七八，头发很长，几欲齐颈，黝黑的脸膛上，嵌着一双长三角形的眼睛，只是这双眼睛中透着太多的忧郁，再配上被力量绞紧的眉毛，显得身上充满了杀气。

“你叫什么名字？”金刚笑咪咪地问，并抬手示意让他坐在沙发



上。

“坐吧！”女警官吴琼说。

“不，我不坐！”男青年倔强的说，然后他向前挪了两步，两眼逼视着金刚，问：“你真是公安局长吗？”

金刚笑了，金刚说：“是啊！我是公安局长，这没有假。”

“那你们承诺抓住马小军就给20万元，算数吗？”男青年问。

金刚仍然在笑，金刚说：“当然算数，公安机关的承诺怎么会不算数呢？那是向全社会公布的，再说，20万这个数字不是我们定的，是省厅和公安部定的，怎么会不算数呢？”

男青年“扑通”的给金刚跪下，用略带哭声的口气恳求：“局长，让我去追捕马小军吧，我妈得了癌症，没钱治，我要抓到马小军，给我妈治病。”

金刚仿佛被电击了一下，觉得心脏发疼，嗓子发哽，他没有想到这个被他认为想钱想疯了青年，竟是为了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来求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生物不是从母体中剥离出来的，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用十分之一的心去回敬自己的母亲呢？尤其在这被物质与金钱压垮了人性时代，满城尽戴黄金甲，谁知道这鲜亮光华的甲壳下面，包藏着一颗什么样的心灵？那些为母捐肾，为父献肝儿的人子之本，已被当成所谓的英雄、孝子被媒体炒成鲜美的佳肴搬上荧屏，那些溜肝尖儿、溜腰花看似秀色可餐营养丰富，实则如同嚼蜡，毫无意义可言，那就是把母亲给你的东西再还给母亲，有什么可值得炫耀与颂扬？至少金刚是这么认为。

金刚的心被激动了。

“知道吗？马小军是个非常残暴的家伙，他手里有枪，抢劫银行的时候，被打死的八名保安中，有五个是他亲手打死的，而且他素质非常好，三年前，他还在武术学校学习武术，差点当了兵……”金刚不动声色的娓娓道来，眼睛却盯着男青年的脸，窥探他的内心表现。

男青年显然是被这些话震慑了，脸色泛红，汗也从黝黑的皮肤中渗透出来。但他咬了咬牙，狠劲地说：“局长，你不要说了，为了救我妈，我把命都可以豁出去，谁叫他犯法了，犯法了我就抓他，就



算他把我整死，我也是烈士、光荣……”

金刚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伸向男青年，将他拉起，并用力拍打一下他的肩膀，赞许的说：“好样的，我可以把马小军的资料全部给你看，不过你要注意保密，告诉我，你的名字，家庭住址。”

男青年立刻挺直了腰杆，像军人一样打个敬礼，说：“报告局长，我叫罗北，家住内蒙古呼伦贝尔独眼冲村！”

金刚伸出手，说：“好，罗北同志，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来，和我去指挥中心！”

吴琼打开屋门，金刚抚着罗北的肩膀，俩人像兄弟一样走了出去，吴琼从没有看过他的局长这样对待一个陌生人，想想刚才自己在接待室中对罗北的冷峻，不由地吐了一下粉红色的舌头，尾随着去了指挥中心。

罗北的老家独眼冲座落在大兴安岭东南麓的一个大山坳里，这里四面群山环绕，唯有一条路羊肠一样，从山这边穿过来，再从那面穿过去。大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先民们给这里取了这么一个不洁不雅的名字——独眼冲。它很能让人将它同女人身体上的某个部位联系起来，并且带有点动词的味道，使人感觉从这里进去精神十足，出来便萎靡不振。文化大革命后期，曾有人提议把这个名字改了，换个幸福啊、光荣啊啥的，结果被一个颇有文化的领导阻止了。这位领导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诞生在一个叫做韶山冲的地方，他那叫冲，咱这也叫冲，同样是冲，没准将来咱这儿也能冲出个大人物来，不改，坚决不改！”就这样，独眼冲这个名号就保留下来，一直沿袭至今，恐怕也要有百余年的历史了。

假若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独眼冲也算是个好地方了，这里背依大兴安岭，南眺松嫩平原，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罡风，爬上高高的兴安岭，未及向下俯冲，便带着冰雪向松嫩平原席卷而去，致使这个座落在北疆的小山村，比起其他地方，春天总是要来得早些，秋天又要走的迟些。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随着第一朵杜鹃花的开放，这里便成花的世界，花的海洋，开在山阴里的是红彤彤的杜鹃，开在山阳坡的是雪白的山杏，开在庄稼院里的则是红的樱花，粉的家杏花，



白的沙果花，梨花儿，让住在冲里的人们，头发里沾着花香，身上裹着花香，连穿着活裆裤的男孩子的小鸡鸡上都粘满了花粉，使累昏了头的蜂儿们误以为那是一朵含苞的蓓蕾，总跃跃欲试的想到这里搞出来点蜜来喂养自己的后代。等这些急性子的花们凋谢，隐藏在山里的山芍药、野玫瑰、野百合、菟丝子、龙胆草们便不紧不慢的随着季节开花吐实，几乎每一种植物都象人，都有一串鲜艳的青春，红的、黄的、蓝的、紫的、藕荷色的，从初夏一直开放到初秋，最后在金色的向日葵花，紫色的苕条花里，秋风鼓荡起来，人们的气管里才没有了花粉的味道，取而代之是果实的芳香，这时节，骚情的土豆拱破了土，将雪白的肚皮暴到地面上，放浪的玉米扯下头巾，挣破衣领，半裸酥胸，只有憨憨的豆子喝醉酒一样咧着嘴，在阳光下傻笑。

罗北的父亲罗贯东坐在独眼儿冲唯一的药铺里，看着年逾七旬的老中医用蘸水钢笔在裁得整整齐齐的白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隔下逐瘀汤。桃仁9克、丹参30克，丹皮9克、赤芍9克、元胡9克、当归9克、五灵脂9克、红花6克，枳壳9克、乌梅15克，硃砂0.3克（冲）。

写毕老中医站起身来，拿着自己刚写完的药方煞有介事的到立起的方格本式的药匣子中去抓药，并用嘴嘟囔着：“丹参活血，乌梅生津、枳壳行气、硃砂消瘀去腐……”

罗贯东拧着眉头，一双三角限失神地望着老中医将药一样一样地倒在方便袋里，再哆哆嗦嗦地扎上袋口。

“和上回一样，一副熬三回，每次加三小碗水……”老中医用胶州口音叮嘱。

“哎！哎！”，罗贯东直起他高大的腰身，伸出簸箕大的手掌，将三副药抓在一只手里，另只手比划桌面，做个记帐的动作。

“行，行！你办事，我放心！”老中医表示明白，然后在药方子上打个欠字，这才说：“贯东，要我说你屋里人的病，就别治了，趁她现在还能吃喝，得意啥给她买点啥！”

罗贯东苦笑了一下，说：“那哪能不治？好歹她跟我过一回，给我生这么大个儿子，我宁可砸锅卖铁治死她，也不能眼看着她就这么死了啊！”罗贯东说完，一拧身出了门，两颗大大的泪珠从他的三



角眼里涌了出来。

3

路上，罗贯东的眼泪就象决了堤的洪水，堵上了这只眼，那只眼又冒了出来。想想自己和妻子结婚这二十多年，妻子给她做饭洗衣服，生孩子，白天同他一起在田里干活儿，夜里陪他在被窝里睡觉，几乎没有享过一天福。如今儿子长成人，刚要到享福的时候，却得了这该死的病，一个50岁还不到，好模好样的人，眼看就要没了，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一样，四野里全是灰黑的，憋得人透不过气儿来。

为了给妻子治病，罗贯东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全卖了，四轮车、奶牛、还有罗贯东他爹留下来的一把铜壶。最后没办法，他只好放儿子出去打工。他心里清楚，在这种时候，他的儿子小北是不愿出去的，他多想象自己一样，能够陪伴在他母亲身边，为母亲端汤送水，做饭熬药啊！再说小北不是那种浮华的孩子，喜好随波逐流，小北他有理想，他想把根就扎在独眼冲这片土壤里，干出一番事业，今年春，他特地从山东那边邮购回葵花籽，种了二十亩地油葵，现在葵花都一人高了。可是就在几个月前，罗贯东妻子觉得咽喉不适，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得的是食道癌，父子俩瞒着病人，领着她去哈尔滨做了手术，再经过两次化疗，家底基本折腾空了，没办法，小北跟着回家探亲的二喜出去打工了，临走那天，父子俩躲的房东头，抱头痛哭了一场，上车前，罗北还叮嘱罗贯东：“爸，你一定要照顾好我妈，等我挣钱回来，带我妈进城住院治疗！”罗贯东说：“你放心去吧，小北，他是你妈，也是我老婆呀！”

罗北走了，到那不几天，就寄回了500块钱，说是老板借给它的工资，其实罗贯东知道，天下哪有那么好心的老板，会刚去就借给你钱的？准是罗北从哪个工友那里借的，多懂事的孩子呀！今年夏又特别的热，罗贯东想想在烈日下给人搬砖运瓦的儿子，眼泪就更加止不住，要不差是在屯子里，人多百众，他真想倒下去好好地哭一场才他妈的痛快！

“贯东，贯东！”有人急切地叫着罗贯东的名字，罗贯东将袖子在眼前擦一把，低头一看原来是二喜的爸爸于顺水不知什么时候杵到



他跟前，仰着圆圆的脑袋，嘴巴洞开着，用一双黄眼珠叽哩咕噜地打量着他。

“眼里进了个沙子，”罗贯东连忙掩饰，偏偏这时鼻子又不争气，一股气泡从鼻孔中冒了出来，罗贯东只好再费一把劲，把它掐出来，“呱呱”的在地上摔出个响亮，又在鞋跟处蹭蹭手，这才直起腰，俯视着于顺水，问：“有事啊？大哥？”

于顺水原来的样子很急，但看到罗贯东那双熊猫似的眼睛，心里顿时明白几分，他叹口气，说：“贯东，我告诉你点儿事儿，你别着急，刚才俺家二喜来电话了，说你家的小北今早不见了。”

“啥？”罗贯东的三角眼此时瞪得更加标准，上面是90度的直角，下面则分别是两个60度和30度的锐角。

“你别急，我给他算了，他是今早5点钟左右走的，是寅时，寅时主贵，今几个小北应该遇到什么贵人！”于顺水说。

罗贯东从前是不信迷信的，但自从妻子生病以后，精神与经济上的折磨使他的性格变钝，意志消沉，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听说有利于妻子、儿子的事，他一概统统接受。

“真的没事？”罗贯东问。

“没事儿，你看今天是不是六月初十？乾、兑、坤、离、巽、震、艮、坎、九星九紫，戊午火心破，子时吉，丑时凶，寅时吉，卯时中，喜神占东西，贵神占北，财神占南，没有凶煞，小北不管往哪面走，都能遇到好事儿！”于顺水掰着手指，分析学家一样给罗贯东指点迷津。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罗贯东终于喘出一口浊气，迈步要走时，于顺水一把拽住了他，将一块叠起的红布塞给罗贯东。

罗贯东还以为今天遇上了活菩萨，大发慈悲给他钱呢！忙推辞道：“大哥，这哪好意思，这哪好意思！”于顺水踮起脚，罗贯东也猫下腰，于顺水趴在他耳根子上，悄悄地说：“兄弟，我看你家房子犯白虎冲宅，给你写道符贴在门上就好了，别跟别人说，现在国家以封建迷信为耻，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于顺水挥挥手，得意地走了，罗贯东将布条展开，只见上面画